

# 古画里的石榴

文/魏益君



鲁宗贵《吉祥多子图》

眼下，沉甸甸的石榴在枝头轻轻摇晃。特别是咧开的石榴，像是调皮的孩子，露出整齐的“牙齿”，笑得灿烂。这抹热烈的笑意，不仅跃然于枝头，更在千年古画中凝固成永恒的秋收图景。从明代徐渭的泼墨狂放到南宋吴炳的工笔精微，再到鲁宗贵的吉祥寓意，石榴图承载着中国人对丰收的喜悦、对生命的礼赞，更在笔墨流转间诉说着艺术家对自然的敬畏与哲思。

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徐渭的《榴实图》，以纵91.4厘米、横26.6厘米的纸本墨笔，勾勒出一枝倒垂的石榴。果实裂开，籽粒饱满如明珠，枝叶以浓淡相间的墨色晕染，构图疏朗却暗藏狂放之气。徐渭以大写意手法挥笔墨，果皮裂痕如刀刻

斧凿，籽粒以浓墨点染，似要破纸而出。枝干以枯笔皴擦，墨色干湿浓淡间，既显秋日的萧瑟，又透出生命的倔强。正如其题诗所言：“山深熟石榴，向日便开口；深山少人收，颗颗明珠走。”明珠蒙尘的隐喻，既是对自身才华被埋没的哀叹，亦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洞察——即便无人赏识，亦要如石榴般裂开果皮，将内在的光华肆意绽放。

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另一件藏品，南宋吴炳的《榴开见子图》，以散页绢本的形式，将秋日石榴的丰盈之态定格于方寸之间。这幅作品通过画面中饱满的果实、灵动的柳莺，可窥见南宋院体画对自然细节的极致追求。吴炳以细腻的笔法描绘石榴的肌理：桃红色的果皮饱满圆

润，紫红色的籽粒鲜嫩欲滴，粒粒分明如真实可触。叶片以没骨法晕染，叶脉以细笔勾出，虫蛀的痕迹与枯萎的边缘均被如实呈现，既无美化亦无贬损，仅以客观的笔触还原秋日的真实。这种对自然细节的忠实记录，体现了南宋院体画“格物致知”的创作理念——通过观察万物，理解生命的规律，进而以艺术的形式表达对自然的敬畏。画面中，一只柳莺闻香而来，这一瞬间的捕捉，将静态的果实转化为动态的生命场景。吴炳通过这种“以动破静”的手法，不仅赋予画面以生机，更隐喻了秋收时节万物之间的共生关系，石榴的成熟为鸟类提供食物，鸟类的活动又促进种子的传播，共同构成自然的循环。

# 蟋蟀声声入耳来

文/杨建

在我的书房窗下，有一块芳草萋萋青葱翠的草地。每当我看书写作累了，伫立窗前，看一眼绿茵茵幽幽的百草，吸一阵甜丝丝香馥馥的清香，顿觉目明脑清心旷神怡。而最让我心醉的，是夏末秋初之时，在皎洁的月光下，那阵阵从草丛中传来的银铃般的蟋蟀的低吟浅唱。

在我听来，蟋蟀的鸣声是世界上最美妙最动听的声音。月色溶溶，明星荧荧，于万籁俱寂之中，瞿——瞿——瞿，那声声徐徐而急促声音响起，淳美而圆润，清脆而悦耳，有的雄浑高亢，有的温柔细腻，那声响仿佛来自遥远的天边，又好似发于自己无垠的心底。每一波蟋蟀声掠过耳际，就如细雨拂过心田，令我如醉如梦，给我带来宁静与遐想。

瞿——瞿——瞿，蟋蟀声声入耳来。我的书房就贮满了温馨与宁静。若手捧书册，则觉书香盈盈满目生辉，读书也分外有味，若灯下执笔，则觉思接千里纵横有序，下笔也格外轻松，如果宽衣就寝，蟋蟀声声恰似一首优美的催眠曲，伴我酣然入睡……蟋蟀声于我，是一个诱惑，一种魅力，一缕情丝。

童年的时候，蟋蟀就是我手中的玩物。家乡老屋四周，都是它繁衍的好场所。每当夜幕降临，老屋就被此起彼伏的蟋蟀声包围了。我几乎每晚都是就着蟋蟀声做作业，枕着蟋蟀声进入梦乡的。但那时不懂得玩斗蟋蟀，捉到后就用芦秆为它编一只小笼罩，挂在屋檐下或帐蚊内，将它当作一只只会唱歌的小喇叭。于是，屋里外的蟋蟀声，或合唱或竞鸣，悠扬动听，蟋蟀声，曾在我无忧的童年里，伴我出一个个五颜六色的梦，留下一个个美丽的幻想。

波士顿美术馆藏的南宋鲁宗贵《吉祥多子图》，将橘子、葡萄、石榴三种象征吉祥的水果堆叠于画面中央。这幅作品虽为静物写生，却通过物象的选择与组合，传递出深厚的文化内涵。在中国传统中，石榴因籽多而被赋予“多子多孙”的寓意，葡萄亦象征子孙繁衍，“橘”与“吉”谐音则代表吉祥。鲁宗贵将这三种水果并置，不仅构成色彩与形态的对比，更通过物象的叠加强化了吉祥的主题。画面中，石榴裂开的果皮露出饱满的籽粒，葡萄串如珠玉垂落，橘子圆润如金，三者共同构建出一个丰饶的视觉场域，隐喻着家族的繁荣与幸福。这种以物喻人的手法，体现了南宋宫廷绘画对伦理教化的重视——通过艺术作品传递社会价值观，强化家族与国家的联系。

石榴图的文化内涵，源于其生物学特性与中国人“多子多福”观念的契合。这种契合在绘画中被不断强化：鲁宗贵通过物象组合构建吉祥场域，徐渭以裂果隐喻生命绽放。艺术家们以笔墨为媒介，将自然物象转化为文化符号，使石榴图成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载体。

当我们在博物馆中驻足于《榴实图》前，或是在画册中翻阅《吉祥多子图》，那些裂开的石榴仿佛在诉说一个永恒的故事：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完美的形态，而在于裂痕中透出的光。徐渭的泼墨是孤愤的笑，吴炳的工笔是丰收的笑，鲁宗贵的吉祥是多子的笑。这些笑意跨越千年，在秋日的阳光下重叠，让我们懂得真正的成熟，是敢于裂开果皮，将内心的甜意毫无保留地献给世界。

石榴图，不仅是秋日的风景，更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中国人对生命的理解：不掩饰裂痕，不惧凋零，只愿如这秋日的果实，把日子过得成咧嘴角的模样，让每一道裂痕里，都盛满阳光的味道。

岁时  
纳凉百态

# 清凉绿豆粥

文/吴建

夏天，热浪如潮，天地仿佛成了一个巨大的蒸笼。蝉鸣聒噪地响彻树梢，树叶蔫头耷脑，连风都是滚烫的，掠过肌肤，只留下一阵灼人的触感。在这样燥热的时节，一碗清凉的绿豆粥，便成了最贴心的慰藉，承载着岁月里绵长的温情与回忆。

自我记事起，每年夏天，母亲总要拿出珍藏的绿豆，它们一粒粒饱满圆润，在晨光下泛着幽幽的绿。绿豆是前一日便浸下的，吸饱了水，胀得圆滚滚的，绿皮上裂开细小的缝，露出里面淡黄的肉来。母亲说，这样煮起来容易烂，省柴火。

灶间已生了火，铁锅里的水开始冒出细小的气泡。母亲将绿豆沥干了水，倾入锅中。火苗欢快地舔舐着锅底，锅里的水渐渐泛起涟漪，绿豆粒在沸水里上下翻腾，像一群不安分的小鱼儿。我坐在灶前的小板凳上，看着火舌舔着锅底，忽长忽短，忽明忽暗。母亲不时用长柄勺搅动锅中的绿豆，怕它们粘了底。水汽升腾起来，裹挟着豆香，在狭小的灶间弥漫开来。

“去摘几片薄荷叶来。”母亲一边熬粥一边吩咐我。我便蹦蹦跳跳出了门，到屋后的菜地去。菜园里长着薄荷。薄荷叶长得茂盛，青翠欲滴，轻轻一掐，便有清凉的气息蹿入鼻腔。我摘了一片，还顺手捋了一把嫩叶尖，含在嘴里嚼着，顿时满口清凉。

回到灶间，绿豆已经煮开了花，绿皮脱落落在汤里，像无数细小的舟船漂浮在碧波上。母亲接过荷叶，在清水里漂了漂，切成丝，撒入锅中。霎时间，一股清凉的气息弥漫开来，在热气腾腾的灶间辟出一方清凉天地。

等待绿豆粥煮好的时光，总是格外漫长。我在院子里玩耍，时不时跑到灶台前，眼巴巴地望着铁锅，问母亲：“粥什么时候好呀？”母亲总是笑着说：“快啦快啦，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。”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绿豆渐渐变得软烂，绽开了小小的花，释放出独有的清香。那香气，混合着柴火的味道，在院子里弥漫开来，钻进鼻子里，让人垂涎欲滴。

终于，绿豆粥煮好了。母亲揭开锅盖，一股白色的蒸汽袅袅升起，带着清甜的气息。她舀出一碗，放在井台边的石板上晾凉。石板被井水浸润，透着丝丝凉意，能让绿豆粥更快降温。不一会儿，绿豆粥的温度便适口了。

我们围坐在院子的小桌旁，每人面前一碗绿豆粥。母亲又切了一碟腌黄瓜，黄绿相间，煞是好看。我迫不及待地舀了一勺送入口中，绿豆的清香味顿时在口腔中扩散开来，煮烂的豆沙绵密细腻，偶尔还能嚼到一两颗未完全化开的豆粒，别有一番趣味。荷叶的清凉从舌尖一直蔓延到喉咙，将一天的暑气消弭殆尽。软糯的绿豆、浓稠的米粥，在舌尖上化开，清凉又甘甜，仿佛把整个夏天的燥热都驱散了。

父亲吃得很快，呼噜呼噜几口就见了底。母亲又给他添了一碗，这次他吃得慢了，一边吃一边说着田里的事。说东头那块地的玉米长得不错，只是近日虫害多了；说西边水渠的水小了，怕是上游有人截流。母亲静静听着，偶尔应和几句。

天色渐暗，邻居家的灯火次第亮起。不知谁家也在煮绿豆粥，那股特有的清香飘过矮墙，与我们桌上的气味混在一处，分不清彼此了。蚊虫开始活跃起来，母亲点起艾草绳，青烟袅袅上升，与夜色融为一体。

如今想来，那碗绿豆粥里盛的，何止是解暑的良方。母亲将整个夏天的清凉都熬煮了进去，将平淡日子里的温情也搅拌其中。而今我虽能买得起各种昂贵的解暑饮品，却总觉得不如记忆里那碗绿豆粥来得沁人心脾。

小暑的热浪依旧在翻滚，而一碗绿豆粥，却能让人在喧嚣的尘世中寻得一方宁静与清凉。它是夏日里的一抹温柔，是岁月沉淀下来的美好，在时光的长河里，散发着永恒的魅力，温暖着我的心，也温暖着每一个念的日子。